

新民晚报

社区版 家庭周刊



“双城生活” 能否活得精彩？

东方卫视的热播电视剧《双城生活》成了当下人们热议的话题，现实生活中究竟有多少人能够接受这种婚姻模式呢？

P2



“金牌月嫂” 精心护理百余婴

精心护理好 125 位新生宝宝的“金牌”月嫂安娜，义务为生三胞胎的居民护理一个月，并向居民免费传授护理幼儿的经验。

P10



许多丈夫都会犯的 性错误

许多男人热衷于在做爱时一口脏话，却不知大多数女人对此深恶痛绝。天长日久，这点不悦就可能演变成最可怕的隐患。

P14



袁咏仪： 我算得上是虎妈

近日，袁咏仪在与准妈妈见面的活动会上，与现场的准妈妈们分享了怀孕生产的心得，还说她基本上算是一个虎妈。

P16

唱沪剧：一个银行白领的梦想

照理，上海人讲上海话就跟吃饭睡觉一样再正常不过，但随着外来人口不断涌入，上海人无论是工作还是学习，身边多了很多外来朋友，于是普通话渐渐成为日常交流的主要语言。就拿凌潇波来说，供职于银行做理财经理，平时上班面对客户都需要规范使用普通话，而跟来自五湖四海的同事交流，用的也是普通话。不过，只要一下班，这个上海小囡就会立刻“阿拉”“依”起来，“上海”得不得了。

凌潇波刚刚夺得沪语主持人金奖的那一刻，他几乎要哭了。他说自己从小就对沪语艺术十分痴迷，本来想当一名沪剧演员，但是遭到了父母的反对。虽然现在成了银行白领，但他并未放弃对沪语文化的追求。说起时

下上海年轻人对沪语艺术的态度，凌潇波表示，现在舆论往往强调上海文化的衰退，实际上年轻人对继承和发扬上海的语言文化仍然有很高的热情。在网络上，他们一帮志同道合的年轻朋友会在一起研究上海及其周边的方言，这让他们感到很满足。

“我今年大学毕业后就在银行工作，业余时间还会抽空用上海话和普通话教小朋友讲故事。”他告诉记者，能够保持对上海话的热情，源于自己对上海说唱、滑稽戏、沪剧的热爱。7 年前，凌潇波参加了上海说唱艺术家黄永生举办的说唱沙龙，这个沙龙旨在交流沪剧、滑稽戏等海派传统艺术，参加者只要会唱，愿意开口，就有机会登台表演。凌潇波在那儿结交了许多朋友。



新“阿福根”： 80 后小囡爱讲上海话

■文/记者 唐绘珊

依现在还讲上海闲话伐？正当上海人开始为上海小囡不讲上海闲话感到焦虑时，一个 80 后上海小囡经过层层选拔，最终成为了新一代上海沪语主持人——新“阿福根”。这个小囡就是今年刚满 24 岁的凌潇波。

在他看来，当主持人固然开心，但更重要的是他可以藉此告诉大家，上海小囡有责任传承上海话，上海小囡依然爱讲上海话。



凌潇波是个感恩的孩子，他说自己能有今天，真的要多谢师傅黄永生。至今，他都记得 7 年前第一次见到黄永生的情景。那天是星期天，下午 1 点半，72 岁的黄永生又像往常一样准时出现在市中心一间演出场馆。他的黑色上装口袋里露出一小截别致的丝巾，头发上喷了发胶，看得出是精心打理过。

黄老先生是去参加“戏曲大家唱”的，每个星期天，那些从小就听惯了黄先生说唱的戏迷都会早早地来这里守候。这群上了年纪的老人不光听“偶像”唱，还自己唱。他们喜欢用标准的上海话称黄永生为“黄先生”，而黄永生则一律回以“衣食父母”。

那周，黄老先生刚从香港回来，他随口把去香港的游历编成一个段子：

“香港真是个好地方，购物天堂好白相……”字字押韵，琅琅上口。打量四周，场子里除了一个会唱越剧的小孩子，年轻人只有一个，就是凌潇波，那年 17 岁，成了黄老先生的关门弟子。

凌潇波拜在黄先生门下的时候，真的是“跪地磕头”的——说来也是一段“姻缘”。

那年，凌潇波是浦东高桥中学的高一学生，一直很迷戏，常常去听黄永生唱戏。混在一群爷爷奶奶中，也不怕生，有时还很乐意为大家表演节目。

不料那一次唱出了事，潇波忽然浑身抽筋倒地不醒，黄先生着急得流了泪，掏钱把他送进了医院。救回一条命，一老一少有了感情，有天潇波对黄先生说，想拜他为师。

孩子渴望的眼神打动了黄先生，

让他回想起了自己年轻的时候：“我小时候家里很穷，十几岁时为了听戏，每天从镇宁路步行到吴江路。”

当时滑稽戏很红，黄先生说 he 喜欢一个叫程笑飞的演员，一心想拜他为师，可那时学生要拜师，得先拿出 20 担米的钱，还要摆 10 桌饭宴请同行。年轻的黄永生拿不出这钱，他只好天天躲在角落里偷听，一天被先生发现，遭到严厉训斥：“要听课就拜师，不拜师就跑路，省得天天跑进跑出，碍手碍脚。”自尊心受到打击的黄永生起身就走，从此以后，自学成才。

“永远不要小看一个孩子，没人能料到他将来的能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。”黄先生收下了潇波做徒弟，而潇波呢，拜师那天，他感动地一个劲直哭，当众下跪，行拜师大礼。

80 后：爱讲上海话的并不少

凌潇波和黄永生的孙子同龄，不过前者是迷戏，后者却是歌迷。凌潇波说黄永生的孙子常常问爷爷“你唱的究竟是什么啊？”——在孙子的耳朵里，周杰伦那囡囡而过的歌词远远要比爷爷唱的容易理解。

至于凌潇波，倒是同学中的一个另类，用他的话说“周杰伦要听，说唱更要学”。他平时只要一有空，就会开电台的戏曲频道，听老段子，模仿方言，晚上还用黄先生教他

的发声方法，立正、挺胸、抬头，一个人关在房门里对着墙壁练唱，或者干脆绕口令：“1 只鸡脚爪，2 只鸡脚爪，3 只鸡脚爪，4 只鸡脚爪……”。

曾经，他还让妈妈陪着一起找到外地一个老木匠，拆了自家祖传的红木小板凳，做成一副红木“三巧板”，并在板下装了长长的穗子。

“你不知道，黄先生当年演出，甩起那板上的穗子有多神气！”凌潇波的言语中，满是崇拜。

凌潇波说，其实跟他同龄的 80 后上海小囡爱讲上海话的不少。他的朋友中就有三四十位爱好曲艺、民乐、茶道的年轻人，大家常常聚会。他和其中的一个，最是投入。两个大男孩都十分钟爱滑稽曲艺，他俩不仅从小爱看，而且现在还利用业余时间尽可能地学。两人一个住浦东，一个住宝山，相隔甚远，但因为对上海话、对滑稽曲艺的喜爱走到了一起。“别看我俩离得远，但时常碰头排练。”